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36

12 December 1985

CHINESE

第二六三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2月12日星期四，下午3点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巴索勒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u>成员国</u> ：	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中国	钱永年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沙克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阿尔扎莫拉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邱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1377/A

下午四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12月6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671)

主席：根据安理会早先会议的决定，我请尼加拉瓜代表在议席就坐。我请墨西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越南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查摩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就坐；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伦西亚先生（墨西哥）、法特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裴春日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津巴布韦代表的信，他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墨登戈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你已经知道我对你怀有兄弟般友好的深情厚意，但我还是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因为我相信你忠心耿耿、充满智慧、坚持不懈、客观公正等品质正是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中所需要的。我们祝你取得成功，并借此机会向你个人以及贵国代表团致敬，因为你们在代表非洲和贵国布尔基纳法索期间为安理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要很高兴地强调贵国和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我还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和你一起感谢与贵国隔海相望的邻国、澳大利亚的常驻代表伍德科克先生，因为他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每当安理会需要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重新发挥作用时，他总是表现出机警、坚持不懈和

首创精神，深受我们赞赏。我相信，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在日前对澳大利亚进行的正式访问中会有机会向有关当局提及这一点的。

中美洲的双边争端使得寻求全面解决办法更加困难。当我们审议中美洲局势和双边争端时，我们总会提到孔塔多拉精神，这并不是想逃避责任，而是因为《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文件》中确定的原则和宗旨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大体相同。我们知道需要的是全面的协定，但我们想指出，在安理会的责职范围内——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如果执行了孔塔多拉文件，那么就有可能在该地区各国间建立起和睦关系；而这种和睦关系即使不能由一个区域安全体制予以加强，也要由其给予保障。

这一分析并无任何新颖之处，但却能够使得安理会先后于1983年和1985年一致通过了第530(1983)和第562(1985)号决议。因此，不管是有关尼加拉瓜和该地区所有其他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权利问题，还是他们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和选择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和限制，还是该地区内外的有关国家有责任通过坦率和建设性的对话来解决分歧，不借助经济、政治或其他任何措施来迫使另一国家不得行使主权，或是所有国家有义务不对该地区的国家采取和继续采取、或鼓励采取可能损害孔塔多拉集团和平目标的任何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在这些问题上，安理会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为了使上述意见更有说服力，我想强调孔塔多拉政治和安全目标中的以下五个内容：第一，控制和削减军备和军事人员；第二，消除威吓；第三，消除各种形式的外国军事存在；第四，停止支持非正规部队；第五，消灭恐怖主义、颠覆和破坏。

我们看到的一系列情形并非偶然的凑合。既然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已经承诺支持孔塔多拉集团，那么，我们都有责任个别或集体地确保尊重该地区国家的权利，严格履行该地区内外国家的义务，实现《孔塔多拉文件》的目标。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因为我们必须依赖有关国家之间的真诚合作，在实现这种合作之前，我们不幸地不得不听任紧张局势复发和升级，这种局势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这就是，普遍的不安全、和孔塔多拉国家集团努力的失败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不良影响。

我们也许过于悲观。但是在墨西哥前总统发起主动之后，我马上再次宣读了我国代表团1982年3月31日在安理会的发言，我曾遗憾地指出，尽管不断进行了谈判，尽管国际社会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尽管孔塔多拉集团取得了一定的结果——最近9月13日在卡塔赫纳取得的结果，尽管建立了利马支持小组，但该地区局势，特别是尼加拉瓜局势仍未改变。指责和反指责继续不断；成见和偏见没有消除；对话被淹没在一片指责声和事先就知道无法接受的先决条件中。事实上，我们把自己禁锢在一种特别的逻辑中，这种逻辑就是，双边冲突应当在任何未来孔塔多拉协议的范围内加以解决，然而，这些冲突的加剧使缔结一项协议变得更加不可能，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对抗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我们决不会阻拦或不承认孔塔多拉集团。但是，安理会必须记住根据《宪章》第六章承担的责任。我得到的印象是，尼加拉瓜在要求紧急召开安理会时援引了《宪章》第三十五条。如果这一印象正确的话，安理会能够依照第三十四条采取行动，但有一项谅解，即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安全理事会对于当事国为解决争端业经采取之任何程序，理应予以考虑”这适用于孔塔多拉集团可能提出的程序。我国代表团认为，援用《宪章》第六章的各项条款不符合有关区域办法的第八章，特别如果我们提及第五十二条第四款，全文如下：

“本条绝不妨碍第三十四条及第三十五条之适用。”

然而，我国代表团认识到，如果该条所指的冲突各方不同意表示出最起码的政治意志——这种意志以接受一项将导致正常化的政策为先决条件，那么不管它拥有

什么权力都不会有效。我们也许对程序有不同的看法、但重要的是，我们愿意让安理会在促进中美洲政治和谈判解决中起领导而不是辅助作用。我们对孔塔多拉集团的信任始终未变，因为它的主动过去是，并将继续是对有关各方的诚意、履行它们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和努力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基于相互遵守各国主权平等的政治关系制度的意愿的考验。但是，如果不打破僵局、如果武装冲突加剧、中美洲局势继续恶化，安理会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分析了尼加拉瓜外交部副部长维克托·乌戈·蒂诺科先生上星期二下午提供的资料，我们要借此机会向尼加拉瓜代表团重申，我们在国际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中全力地、真心诚意地声援尼加拉瓜的事业。

主席：我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说的很客气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洪都拉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雷拉·卡塞雷斯先生（洪都拉斯）：首先，我愿借此机会向澳大利亚大使表示祝贺，他在上个月十分成功地、客观地、英明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我还要对你，主席先生的外交技巧表示赞赏，我们希望你的外交技巧将使安理会本月工作得到有益的发展。

我们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决定允许我们参加对议程上的问题的讨论，因为尼加拉瓜副外长前天发言中的声明和概念对洪都拉斯作为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利益造成了特别的影响。

在举行这几次会议之前，安理会深有远见地通过阁下召集了这个次地区的各个国家开会，以听取有关中美洲局势和平谈判进程的情况。正如你在提到召集我们开会的原因时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这次会议所处理的是一个尼加拉瓜内部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地区范围的办法。

我们的确同意安全理事会的估价。这就是为什么本理事会在其正式会议上愿意先听取区域冲突中所有直接有关各方的发言，以便不会被完全为了自己目标服务的某一政府的政策而利用，同时也是为了在充分了解根源和目标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我们似乎都同意应该结束委婉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清楚指出桑地诺政府终止孔塔多拉谈判进程、坚持无视中美冲突内部根源以及企图给这一冲突编造毫不相干的理由的目的。

孔塔多拉谈判进程所取得进展的最新例证就是关于中美洲地区和平与合作孔塔多拉文件草案的最后文本和11月21日在巴拿马举行的最近一次全权会议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对两个问题有了具体定义；而实现和平、全面和在区域范围内解决中美洲问题就取决于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尼加拉瓜的军备竞赛，尼加拉瓜武库内过多数量的武器及其过多数量的武装军队；还有洪都拉斯作为反措施所必须不断采取的国际军事遏制行动。

由于已经在各国的政治和民主主题和在民族和解方面达成了协议，所以如果要在上述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那就会促进整个中美洲地区缓和气氛的形成。

但桑地诺政府已以其行动表明它反对这种协议，因为它对早日结束中美洲冲突不感兴趣。它认为自己意识形态和党的利益比中美洲地区其他人民的需要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它阻挠和平谈判的最后基本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它想要使联合国介入公认是区域、拉美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这也是为什么它使孔塔多拉集团中止谈判进程达5个月之久。换句话说，尼加拉瓜政府在过去一年半里一直在企图活埋孔塔多拉，使其他中美人只能希望有足够的氧气，而我们能及时将孔塔多拉挖掘出来。

尼加拉瓜的上述行动同它企图在全面区域范围内解决中美问题和在尼加拉瓜与美国双边协议之间建立关系同时进行。

我们都该清楚，在其它地区，人们强调并谴责在南部非洲旨在破坏缔结谈判协

议和行动，而尼加拉瓜却在破坏在中美达成谅解的努力；在非洲，人们谴责将解决非洲问题同外国军队存在相联系，而尼加拉瓜却在寻求人们支持其中美洲冲突应同该地区外国支持尼加拉瓜反对势力相联系的理论。很明显，也可这样解释，当同一普遍原则遭损，不同的处理方法是不能接受的。

洪都拉斯愿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我们不愿将中美洲区域协议降低为尼加拉瓜依靠其在中美的军事优势企图同美国达成的双边协议。洪都拉斯认为应让有关各方对什么时候可能达成此种双边协议来作决定。

但是，尼加拉瓜代表星期二说，美国政府也反对由中美洲人自己达成的协议，忽视这番话也是不可能的。完全为了使载于文件中的事实昭然若揭，我又一次翻看了大会1985年11月25日的逐字记录，美国常驻代表说：

“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都一再清楚表明，我们会遵守中美洲人达成的任何协议”。(A/40/PV.89第99页)

由于这是美国的立场，如果其它同尼加拉瓜有相同意识形态联系和利益的国家也表示相同意愿的话，这不能被用来辩护反对中美洲行使自决权。

尼加拉瓜政府通过其副外长大谈尼加拉瓜叛乱者使用洪都拉斯领土进行活动的问题。尼加拉瓜的内战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除此事实外，人们也许要问，一方面要求洪都拉斯对它的军队无法接近的地区缺乏控制而负责，另一方面，比洪都拉斯的军队多出5倍以上的尼加拉瓜军队和装备却不能在其领土内控制所谓来自洪都拉斯的进攻和从尼加拉瓜内部发动的进攻，这岂不是矛盾的吗？

这些针对我国的谣言表明，说因为马列游击队也是在我们的边界上动员起来的，并通过洪都拉斯领土接受桑地诺政府秘密运送的武器。洪都拉斯也应对在萨尔瓦多马克思—列宁游击队的存在负责是绝对荒谬的。

据说尼加拉瓜副外长全力和以负责的态度在其称之为机密资料中说，叛乱分子正在洪都拉斯接受操纵萨姆-7式导弹的训练。那一发言揭示了什么客观情况，清晰度又怎样。

没有说的，但却载于报纸简要和正式文件的是，洪都拉斯驱逐了在我国领土上发出好战声明的米斯基托叛乱领导人。此外，我国当局今年10月17日阻拦了一架给尼加拉瓜叛军运送40吨人道主义援助的飞机，并把它送回飞机原来的国家，还就洪都拉斯遵守法制作了明确的声明。

尼加拉瓜已经进行以及将来有可能进行的指控中声称的真实性值得审查。为此目的，最新的《孔塔多拉文件》规定设立安全问题核查控制委员会，其任务之一就是进行这种审查。

在这方面，11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欧洲共同体、西班牙、葡萄牙和中美洲、孔塔多拉国家政治对话部长级会议联合政治公报》说：

“欧洲共同体、西班牙、葡萄牙重申，如接到要求，将尽力支持各国执行《关于和平和合作的孔塔多拉文件》条款而采取的行动，并为执行和后续行动的机构作出特别的贡献。”

这样，如果已经设想了机构，如果存在负责任和公正国家参与的愿望，那么尼加拉瓜为什么坚持阻挠《文件》的最后谈判呢？除了我已提到的原因之外，我们还必须说，尼加拉瓜政府不接受核查和控制机构，因为这个委员会不会仅听取尼加拉瓜对邻国的要求和指控，还会平等地听取任何中美洲国家可能对尼加拉瓜提出的要求和指控。此外，尼加拉瓜政府试图无视关于《文件》中所载的政治问题的承诺，因而不想执行这种承诺的后续行动，因为那也会产生一个包括在民族和解、人权和选举进程方面的审议和承诺后续行动特设委员会。

尼加拉瓜代表在安理会前天的发言中谈到他的政府最大限度地支持邻国的颠覆活动，在他谈到

“洪都拉斯境内可能产生的任何叛乱形势”（S/PV, 2633, P21）

时特别提到了洪都拉斯。 我们希望，相信这其中不暗藏威胁。

我们在洪都拉斯正经历着真正民主的进程，这是并将继续是我们抵制颠覆的最好堡垒，因此我们不怕这种威胁。 然而，我们的确想回顾，《联合国宪章》不仅禁止使用武力，也禁止威胁使用武力。 尼加拉瓜政府代表前天的发言，以及过去的其他和更明确的发言，对国际法及和平共处的准则少有尊重。 这种威胁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的条款。

尽管我们提到的态度怪僻而又极其自相矛盾，我们不十分理解尼加拉瓜政府为什么不努力严肃地分析和平。 在意识形态上，和平与扩张主义没有那么多联系。

所以这一切都明显而易于核实。 因此如安理会的成员国、以及大会不审议这一切，那将难于解释。

我们相信大会以及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安理会。 我们不能忽视中美洲危险局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可能促进孔塔多拉区域谈判进程方式。 几乎所有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都明确支持孔塔多拉，除尼加拉瓜以外，美洲国家组织的几乎所有成员国都近乎一致地支持和鼓励孔塔多拉，以无条件和没有限制地促进这一进程。 如果我们以只偏袒冲突一方的办法来取代预料中在区域范围内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我们也不能不考虑那将对中美洲地区士气所带来的危害。

但是，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不想特别提某一国家的代表，而想回顾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整体采取行动时所承担的责任；在这个组织中，意识形态可能会在我们促进和平的根本团结的广泛范围内发生冲突。 因此，不能期待这些机构仅反映会员国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忽视我们促进和平的根本团结的更广泛的范围。 在这件事上，指的是中美洲的和平。

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将中美洲公式同曾被命名为“北京公式”的公式相比较，它声明了各机构应起的作用。已故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斯杰尔德曾解释过，为了履行减轻世界各地紧张局势的任务，秘书长并不是为了任何一国，甚至也不是为了多数国家而工作，不象大会表决中所表示的那样，而是为了履行他对《宪章》所确立的总宗旨而负的宪政上的责任。

就是这位秘书长曾说，联合国“这个组织的创建不是要带我们走进天堂，而是要带领我们摆脱地狱”。我们最好确信，我们不会在诱惑下走向反面。

洪都拉斯确信，智慧和常识终将占主导地位，而现在的尼加拉瓜政府将会重新做出考虑，最终转而支持多数中美洲人民的合理愿望，自行决定在一个更大的民族——中美洲民族间实现和平与合作的最佳途径。

主席：我感谢洪都拉斯代表对我所说的善意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扎罗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高兴地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本月份的主席职务。我们坚信，你的智慧和众所周知的个人品质将保证你能引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取得成功。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赞扬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良好关系。

我还必须感谢你的前任，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主席，他以堪为典范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全体都认真地听取了尼加拉瓜副外长前天在安理会上做的发言，他提到了，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雇佣军匪帮加剧了对尼加拉瓜的侵略行为。这一升级表现在击落尼加拉瓜空军直升飞机事件中。这一事件造成了许多无辜生命的死亡，他们成了恐怖主义可耻行为的受害者。

这些雇佣军匪帮得到了如此精良的武器这一事实构成了对中美洲地区和平与安

全的威胁。此外，这也是对一个联合国主权会员国的侵略。无疑的是，它还将该地区的民航飞机置于遭受这些恐怖主义匪帮侵略性攻击的危险之中。此外，它形成了一个严重的先例，一旦得到世界的支持，就会在许多区域内重演，特别是针对拒绝帝国主义霸权和统治的弱小民族而言。

令人感到遗憾地是，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支持的恐怖主义侵略行动正是在本届大会谴责一切形成的恐怖主义，无论其起源如何时发生的。它也是在大会正在审议中美洲局势，以便通过国际社会对孔塔多拉国家集团所做努力的支持，就该区域的问题达成一个公正的、和平的、经过谈判同意的解决办法时发生的。这种在外国力量支持下的侵略行动再次证实，那些国家缺乏就该地区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公正与和平的解决办法的愿望，这又一次阻碍了孔塔多拉国家集团和国际社会为促进公正解决中美洲问题而做的努力。

我们全体都听到了尼加拉瓜副外长的发言，他说明了他的国家对孔塔多拉国家集团为公正解决中美洲问题而进行的努力的反应，也谈到了他的国家愿意同单方面中断了对话的美国政府恢复对话。我们认为，尼加拉瓜在解决该区域问题的努力方面，态度是真诚的。在这方面，尼加拉瓜已经提出了许多证据和倡议，我们就无须再一一列举了。

美国政府公然干涉中美洲事务，特别是自反对1981年革命的雇佣军战争爆发以来，针对尼加拉瓜的干涉，表现在最近的事件中，这种可耻的态度遭到了整个国际法的谴责。这是属于将霸权和统治强加在正从殖民地宗主国手中争取自由和尊严的弱小民族头上之流的行径。这些国家坚持不尊重那些民族选择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权利。

将那些反对尼加拉瓜正当革命的雇佣军匪帮装扮成自由战士，这无疑是为支持和资助这些匪帮寻找借口。这样的支持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同时，这也是破坏国际法规则的又一阴谋，必须遭到强烈谴责。必须强调，有必要尊重各国主权，尊重各国人民自由举选自己的政权和自决的权利。

被作为借口干涉中美洲事务，特别是干涉尼加拉瓜的内政的所谓“古巴在尼加拉瓜的存在”，实际上是两个主权国家根据双方协定安排的合法存在。一些顾问只是在提供帮助而已。这是任何国家都享有的主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是用同样的借口加强对安哥拉的行动使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我们认为，完全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旨在破坏尼加拉瓜革命制度的外国介入和干预这一问题显而易见，不需加以证实。

在这方面，我们只想提一下由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海发”大学心理学教授贝特哈拉哈米1985年11月在《联系》这一刊物上发表的题为“美国——以色列——中美洲联系”的研究报告。他写了一本有关以色列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书。他在报告中指出，以色列在中美洲事务中充当美国的代理人，向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的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资金和训练。报告指出，自从佩雷斯1984年秋担任总理以来，以色列向反政府武装的武器出口增加了十倍。我下面引述这份报告中的一段话：

“中央情报局1981年建立反对派武器时，以色列情报局也在那儿训练和支持最初的一批部队。”

该报告指出，当美国无法正式和直接支持反政府武装时，其它国家就代替它，这些国家中就有以色列。我再引述一段：

“据说，美国要求以色列公开地和秘密地支持美国反对桑地诺政府的活动。作为回报，美国资助以色列在第三世界其它地方的活动。”

我就引述这些。我相信，这足以澄清旨在推翻尼加拉瓜革命制度和破坏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外国干预的一些方面。这是以各种形式对世界各地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的人民和政权进行的干涉和侵略的典型例子。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我请他在议事厅一侧为他保留的位子就座。

下一个发言者是哥斯达黎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贝罗卡勒先生（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代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2份主席。我要公开地感谢你：你把我请到你的办公室听取哥斯达黎加对中美洲严重局势的意见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在大会中以一致意见完全解决中美洲问题。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在办公室里谈到了和平与公开对话。

我也想表示我们代表团对前任主席、澳大利亚代表的赞赏，他对安全理事会11月份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首先想重申我们在与主席工作会议上表示的立场。在中美洲的危机中，哥斯达黎加出于历史性的理由一直是和平的因素，我们的立场必须这样，因为我国把对话和忍让作为国家政策和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基本原则。

由于尼加拉瓜副外长提出了错误的指责，我不得不来到安全理事会。哥斯达黎加代表11月25日发表的声明阐明了对中美洲严重局势的观点。我们当时清楚地表明，哥斯达黎加赞成中美洲和平。这是我国唯一的立场，我要在这个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再次强调这点。

尼加拉瓜代表对哥斯达黎加进行了错误的指责。我认为他的话是新的国际政治战略的一部分，清楚地表明了马那瓜最近在政治和军事立场上变得强硬起来。在这方面，桑地诺当局反复进行错误的指责，说什么“反革命匪帮”在哥斯达黎加领土上活动。我想引述蒂诺科先生的发言：

“5月份，美国国会又一次无视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批准拨款2700万美元，用于资助旨在推翻我国的合法政府。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这一行动被称为‘人道主义援助’，实际上是为了继续向反革命匪帮提供军事装备，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这些反动匪帮正从邻国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领土指挥活动。”（S/Pv. 2633，第6页）

我最明确地驳斥尼加拉瓜政府的指责；对哥斯达黎加来说，我在安理会驳斥尼加拉瓜代表的错误指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桑地诺当局如此热衷于在哥斯达黎加

领土上寻找敌人，至少是一些敌人。对事实的歪曲使他们在过去资助并发动了一场诋毁我国国际声誉的运动。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双边关系的黑暗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曾经略为满意地指出，在圣约瑟，我们领导人认为尼加拉瓜政府最终正视了不可否认的事实，并接受我国对那个兄弟国家的内战保持严格中立的政策的价值。很不幸，我们错了。蒂诺科先生的发言、拉米雷斯副总统几天前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发言，以及马拉瓜对内对外的新的强硬立场，这些明确迹象向我们表明，我们正目睹着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关系在质量上的新变化。

我们的农民有一句俗话：“黑夜过后就是白天。”我们真诚地希望看到我们与尼加拉瓜新关系的开端。我们已作好准备。但是我们感到惋惜的是桑地诺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地用卑鄙的手段污蔑哥斯达黎加的名誉和道义地位。无论这些卑鄙的诬蔑来自蒂诺科先生、拉米雷斯先生、桑地诺当局的司令员或其他人士，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将出席安全理事会和任何其他国际或地区论坛。哥斯达黎加不会首先向尼加拉瓜发起政治攻击，我们从来不谋求与尼加拉瓜对抗，这完全不符合我国的利益。我们想与中美洲邻国和平相处，希望不顾它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经济制度，与中美洲各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共存关系。我们所不能、也不会接受的是尼加拉瓜或其他国家的诬蔑和无端攻击。

哥斯达黎加处于和平之中，在国内实行多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也希望和平，让多元和相互依存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这就是我们永久、积极、非武装中立宣言的基本内容。这是我国国际政策的基本准则；哥斯达黎加在联合国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里再次重申和强调的就是这一个准则。

我国一贯愿意接受核查，证明哥斯达黎加境内没有反尼加拉瓜政府的武装分子营地。我们从来没有禁止孔塔多拉集团国家——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墨西哥派来的小组在我国访问和自由活动。而且，哥斯达黎加多次要求他们前来核查。如果国际社会希望的话，我们也不反对孔塔多拉集团进行这方面的新努力。

我们邀请孔塔多拉集团核实，哥斯达黎加没有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武装分子的营地，反桑地诺政权的武装部队不在我国活动。我国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遮盖。国际社会也知道，哥斯达黎加没有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因为，自从1949年以来，哥斯达黎加没有军队或武装部队。

我国政治《宪法》禁止军队。我国是37年前世界上自愿、单方面地裁军的唯一国家。我们没有军队、也不想要军队。因此，我们不与任何国家举行联合和双边军事演习。既然我们没有军队，那末怎样可能进行军事演习，或建立军事基地呢？哥斯达黎加没有空军和海军，没有一架重炮。我们唯一的大炮已经生锈，陈列在已有40年历史的国家博物馆中。我们没有武装直升飞机，没有一辆坦克，不论是美国、苏联或其他国家制造的坦克。哥斯达黎加没有武装，这是实实在在的。

我敢肯定，就是因为如此，蒂诺科在发言中谈到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85—1986年度的《军事均势》一书时没有提到哥斯达黎加。关于军事均势的权威刊物中没有我国的名字，这是值得庆幸的。三十七年前，我国决定将国家预算全部用于教育、公共健康、社会安全和公众福利。

我可以非常自豪、并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地说，正因为如此，哥斯达黎加在整个拉丁美洲享有最高的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我们基本上没有文盲，享有免费和义务教育，哥斯达黎加人的生活水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等。在我国任何一个角落，那怕是最偏僻的角落都有学校和医院。这种自豪和满意超过其他国家的将军在检阅部队时的自豪，这种军事检阅使得桑地诺领导人得意洋洋。

我们没有兵营、没有政治犯、没有监禁反对派领袖的孤岛或其他场所。没有一个哥斯达黎加人因为政治或宗教信仰而被流放，各种政治倾向的反对派都是合法的，享有充分保障，不受任何限制：新闻媒介工具开放、集会自由、组织和参加宣传活动自由、自由进出公共场所、自由参加政权机构——这些机构在哥斯达黎加是

公民真正、自由、合法选举产生的，而不是通过欺骗或军事政变的手段。

哥斯达黎加人对这一切都感到自豪。正因为这些事实，当尼加拉瓜政府代表需要列举事实证明他的无端指责时，他无法向国际社会提出哥斯达黎加所拥有的坦克、武装直升飞机、军用机、大炮、重炮或军队的数目。这是证明了他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这也是我国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内所要作的批驳，是哥斯达黎加最后决定性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对尼加拉瓜的反驳，是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道义力量。

今年11月17日，我国总统路易斯·阿尔贝托·蒙赫宣布哥斯达黎加永久、积极、非武装中立之后两年，我国国会开始制定一项法案，将哥斯达黎加人民的愿望变成国家的法律。这样，我国历史和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将永远成为法律。哥斯达黎加的这一主权行动是对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所通过的集体安全安排的信任。

基于同一精神，哥斯达黎加坚决支持孔塔多拉集团所进行的和平谈判。我们曾说过，今天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再度重申，我国愿意毫无保留地签署《孔塔多拉最后文件》。

但是，绝不能把哥斯达黎加的中立立场理解为我们自己不愿意挺身而出。我国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诸如中美洲局势这样的问题中所承担的奉行和平与裁军政策的严重责任；中美洲的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军事方面都变得日趋严重和激烈。因此，我们认为其他中美洲国家对这一地区局势的关注既是可理解的，也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希望能够允许我心平气和十分现实地在此客观地表明我们对一局势的关注。在孔塔多拉集团谈判期间分发的一份正式文件指出：

“索摩查国民卫队曾有7800人，现在取代它的是一支拥有50,000士兵的军队和由包括男人和妇女在内的100,000人组成的一支强大的民兵队伍。尼加拉瓜目前拥有100多辆苏制T-54型和T-55型中程坦克、20辆PT-76型两栖坦克以及120辆其他类型的装甲车。它还拥有120门高射炮、700门SA-7型火箭炮、10架MI-8型直升机和6架AN-2型装甲运输机。对年龄在17岁以上的男人实行义务兵役制。”

尽管最近的报告谈到（尼加拉瓜）又获得了350辆坦克和30架高级战斗机，但我国代表团对蒂诺科先生增加或减少这个数字并不持任何反对态度。我猜想，他该会很容易地处理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那里得到的有关尼加拉瓜的最新事实，这对于他或任何其他桑蒂诺份子的代表向安理会说明有关情况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明显与尼加拉瓜国力不相称的军事力量，构成了对哥斯达黎加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人们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有不同的角度，对于哥斯达黎加来说，中美洲的军备竞赛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是最严重、也是最令人感到关

注的问题。安理会今天在这里举行会议，就明显证明了这一事实，也说明了目前正在尼加拉瓜境内进行的国内战争的激烈和复杂程度。

当然，在中美洲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争取和平，但这场斗争最根本和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民主、自由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在《孔塔多拉文件》中，有关安全问题或军备及军事力量问题方面义务的章节是与那些涉及政治问题的章节占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没有自由和民主，在中美洲就绝不会有和平。处于内战之中的国家不实现民族和解，在我们这个地区也就谈不上和平。中美洲人民渴望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并渴望通过真诚的选举进程，自由地选举他们的领导人。

实施裁军和停止军事演习对哥斯达黎加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要建立独立的选举机构，并保证所有的舆论界和持有各种思想意识的人都能参加建立在充分尊重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诚实而正常的选举进程。民主乃是各种政党的一项制度。民主意味着新闻自由。民主意味着工会和宗教信仰自由。民主意味着完全彻底地尊重人权。我们哥斯达黎加人不厌其烦地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数以千计的中美洲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绝不是为了用左派共产主义的极权独裁来换取右派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独裁。我们也不能让军国主义成为中美洲未来的命运。

所有中美洲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的努力及其朝向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明确的转折点——对此不允许作任何错误的解释——必须辅以现实的、一致的、切实可行和有效的经济发展方案，并要同时对我们地区的结构进行改革。中美洲人民渴求和平，同时他们还要求克服贫困和不发达的状况。因而社会正义是中美洲合法的旗帜——社会正义，但还必须同时得到自由；对结构实行革命和变革——但必须在民主的范畴内进行。

正因为如此，哥斯达黎加十分重视《孔塔多拉文件》的第Ⅴ章，该章谈到了有关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使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恢复活力、臻于完善和改革，并使中美洲共同市场获得新的生命力，以便使之成为中美洲今天的中心目标。这无疑是一个经济目标，但同时它也是实现和平和减少中美洲五国之间政治紧张局势进程的一个积极和直接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哥斯达黎加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国际社会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内的有关机构合作，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合作——尽快制定并实施一项中美洲经济和社会合作计划是多么重要。哥斯达黎加认为，这样一项计划必然会受到该地区各国政府的欢迎。这意味着我们已从夸夸其谈转入了切实的行动。这也意味着切实贯彻实施《宪章》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再度重申这项倡议。

我们仍然有时间避免在中美洲发生一场灾难。哥斯达黎加充分认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着困难而艰巨的时刻。然而，我国目前仍然是平静的。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努力。同样，我们以十分满意的心情欢迎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和巴西这样一批友好的兄弟国家所及予的支持，并对此感到欢心鼓舞。

我们相信自己观点的价值，并坚信在我们人民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没有军队、武装、在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愿意与邻国和平共处——我国及其领导人将继续努力工作以实现和平和协商一致地、政治解决中美洲危机。我们不会松懈在这方面的努力。这是我们的责任。哥斯达黎加支持和平，我们将继续为实现中美洲的和平而战。

主席：我感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津巴布韦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座并发言。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12月份的安理会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你的丰富外交经验和久经考验的智慧将使安理会高度有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澳大利亚大使表示祝贺，祝贺他在11月份里杰出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大约两周前，我曾在大会就中美洲局势阐述过我国政府的立场。当时我不知道，我会这么快在这一崇高机构里就同一问题发言。并不是因为我当时认为该问题不重要，我参加大会的辩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情况正好相反；也不是因为我预见到中美洲问题会迅速解决。原因是我确信联合国的价值；我相信，它的存在不是没有意义的，它的道德力量是得到普遍承认的，所以，它所宣布的东西，即全人类良心的表达，不会长期受到忽视。

诚然，作为外交家，说话是我们这一行的工具。但是，我向来认为，我们是用说话来影响局势的。如果我们的这一行的工具竟然成为我们事业的唯一结果，那真是极大的遗憾！

安理会的召开是为了审议中美洲冲突的严重升级问题。今年12月3日，尼加拉瓜反政府势力使用SAM-7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尼加拉瓜直升飞机，杀害了14名政府军士兵。把这种杀人武器提供给非正规部队，这在西半球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人们曾经强调指出，只有美国政府才具有提供这些导弹的动机和可能，因为西半球任何其它拥有这种导弹的国家都不会怀有类似动机。

虽然人们曾多次在本安理会提出过美国侵略尼加拉瓜的证据，我们仍然认为这项指控是极其严重的。它表明：美国政府打算在它对弱小国家尼加拉瓜的侵略战争中到底要走多远——或陷得多深？所以，我们也毋须从字里行间中去弄清楚美国在中美洲行动的真实目的。所以，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1985年12月2日说，即使中美洲国家准备缔结一项和平条约的话，美国政府仍将继续“无限期地”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部队——即完全由它所建立、武装、资助和指挥的部队。

我们倒要问问：美国政府在中美洲的战争目的究竟何在？

毫无疑问，作为今天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决不会认为它的安全在受到奋斗中的小国尼加拉瓜国的威胁。如果条件允许，尼加拉瓜很理想地完全可以把它的一切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和其它面包——黄油问题中，而不会用在枪弹和其它杀人工具上，那么，是不是美国要为了保护尼加拉瓜的邻国的安全而战斗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舒尔茨先生又说，即使所有中美洲国家都与尼加拉瓜缔结一项和平条约，战争也仍将继续呢？

尼加拉瓜政府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努力对内推行民主和对外寻求友好关系。为了满足华盛顿早些时候提出的要求以及自己要建立民主政权的愿望，尼加拉瓜政府于1984年11月4日举行了选举，并邀请了国际观察员，包括我的前任参加。选举被认为是自由和公正的，所有被邀请参加的观察员都这样认为，当然，只有美国例外。在美国看来，只有使桑地诺人失败了的尼加拉瓜选举才是自由和公正的。美国用来说明选举不自由和不公正的理由完全是它自己的产物：反政府势力和他们对尼加拉瓜的破坏行径。

美国以这种观点武装着自己并披着民主战士的外衣，把金钱和物资都送进反政府分子的库存里，训练他们并怀着推翻尼加拉瓜政府这一目标对他们进行指导。对尼加拉瓜发动了宣传战，中央情报局还编制了好些怎样进行肮脏勾当的小册子，供匪叛们使用，尼加拉瓜的港口都布了雷，最后还实施了经济封锁。

对尼加拉瓜实施制裁使我们在南部非洲的人也怀疑“真理”这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同一个美洲的共和国拒绝对南非实施制裁，因为制裁不起作用，而对尼加拉瓜却实施制裁，因为制裁起作用，并且以民主的名义对这两种行动进行辩护，同时僭夺了普遍真理维护者称号。对这样的美洲共和国我们能说些什么呢？真理与强权是否可等同起来呢？换言之，真理就象一团烧红的铁，谁使起最重的铁锤就可锻压出最真的真理。

虽然在法律上加之以国际社会的充分的道义力量并根据《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可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但美国是反对这种合法的制裁的，可是对付尼加拉瓜美国却毫无顾虑，而在这件事上制裁是非法的、是片面的，是为整个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自己的同盟者在内所谴责的。那么他们经常说制裁不起作用这一立场又是怎样呢？是否又是谁抡起最重的铁锤就可锻压出最真的真理呢？

《宪章》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要求所有国家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他们的争端。这就是尼加拉瓜政府一直竭力要做到的。在多边领域里，他们谋求利用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孔塔多拉行动所提供的谈判场所。这些谈判又得到曼萨尼略双边谈判的辅助。美国对待这些谈判的态度表明，它对和平解决中美洲危机不是抱着全心全意的精神。

当他们认识到尼加拉瓜在追求和平时愿意走多远时，他们今年1月退出了曼萨尼略会谈。理由是马纳瓜政府应当与反对派进行会谈。腿怎么能够在脑子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停止走路呢？如果你想要腿停止走路时，你是否要大脑对腿做指示呢？既使反对派和尼加拉瓜人就某事达成协议，但是，今天这个房间的人谁能相信如果华盛顿对这个协定采取怀疑的态度，这种敌对能够结束呢？

我们都知道敌对状态是不会结束的。华盛顿是反对份子的缔造者、舵手和指挥者。他们其实是美国至少拨款二千七百万美元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雇佣军。如何“人道主义”？这种援助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即甚至美国的记者出自对恰当使用语言表示礼貌的考虑，也常常在用这个字时用上引号。正是这种人道主义——1985年12月5日的《洛杉矶时报》引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官员的话说——“现在包括卡车、直升飞机，而不包括药品、衣服和食品”，这些援助是用来打下尼加拉瓜的直升飞机、残杀14名尼加拉瓜士兵；美国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艾略特·阿伯拉姆曾在1985年11月25日的《纽约时报》上自豪地说“我们的援助目的是使那些站在我们一边的人更多地使用暴力。”的确，对于反对派的“人道主义”

承诺已经达到它的目的，造成了对尼加拉瓜热爱和平的人民使用暴力。

我们似乎已进入了“新闻顶峰”的世界，一个受到恐怖分子镇压的恐怖主义分子世界，受到侵略的侵略者、人道主义的枪枝和军火的世界，和“大哥”——或“大叔”的世界。受到侵略的尼加拉瓜、绝望的、为维护其独立和主权进行最后斗争的尼加拉瓜被说成是不仅威胁其邻国、而且威胁着美国的扩张主义侵略者。对的，武力最盛的人可以伪造最正确的真理。

我们理解软弱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个小国受到这种折磨时，我们非常同情他们。我们并不假装具有人类的良知。我们也不将这个作用赐与任何人。但是，当我们一个又一个地成为大国的受害者后，我们小国可以侧耳倾听英国诗人约翰·顿尼的话：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小岛；

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大陆的一部分、海洋的一部分；……

任何人的死亡都会削弱我，因为我也卷入其中；

因而，绝不要派人去问为谁鸣钟？

那是为你鸣的钟。”

当美国计划与洪都拉斯在明年一月至六月间在尼——洪边境举行军事演习时，尼加拉瓜怎么能感到安全呢？我们知道，在演习结束时，将会有2万5千人的部队参加了这些活动。除了这种演习具有的挑衅性以外，它们造成了为最终入侵尼加拉瓜进行物质准备的真正危险。这些演习将包括修建道路、设营、建立将会超过演习时间而留在那里的通信和补养联系。对那些希望今后入侵尼加拉瓜的人来说，为入侵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已建好，这些东西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就放在那里。令人遗憾的是，孔塔多拉原来的禁止外国军队在中美洲进行军事演习的条款受到了如此的蔑视。我们还认为，那些如此正确、具有建设性的、旨在加强相互任何的条

款现在不是禁令反而成为进行这种演习的规章。人们希望，应当在所有的解决中美洲危机的建议中恢复平衡感；特别是考虑到原来的孔塔多拉提议——尽管尼加拉瓜对之存有疑虑，但仍然全部予以接受，现在这些提议又一次被提到谈判桌上来，另一方对此作了些修改。我们并不认为尼加拉瓜的要求——即今后任何孔塔多拉提议都应当包括要求美国停止对尼加拉瓜进行侵略——是不合理的。

我国政府对中美洲的危机的立场是一贯的和众所周知的。我们一贯支持谈判解决冲突，我们极为震惊地注视着这一区域的冲突加剧。我们敦促有关各方恢复曼萨尼略双边会谈，并赞扬孔塔多拉集团为寻求维护所有有关各方的合法安全利益的公正的和和平解决所做的不懈努力。

作为一种建立信任措施，我们要求所有各方坚持原来的禁止外国军队在这一敏感区域进行军事演习的孔塔多拉条款。最后，我们警告那些由于势力强大而变得傲慢的人——在世界舆论和世界最高法院面前——假如多边主义衰退的话会带来的危险。我们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未强大到可以拥护出现一个所有人都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国际政权。在有秩序的基础上权力和富裕可得到最好的享受，我们认为那些从现在世界秩序中得到好处的人反而是热衷于攻击最基础的结构如世界法院的人是没有远见的作法。

主席：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布尔基纳法索代表的身份发言。

安理会又一次审议尼加拉瓜的控诉，以及被要求审议该国存在的极为严重局势。

中美洲——尼加拉瓜是其中一部分——的局势已在这里讨论过多次，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新的好说；但是安理会应对该国代表，外交部副外长向大会提交的有关该国的最近所发生的情况给予适当的重视。

这些发展充分说明尼加拉瓜的要求是合理的；它们证实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已经升级。

安理会已经知道，有人对尼加拉瓜直升飞机使用地对空 SAM-7 型导弹。除了尼加拉瓜所遭受的严重生命和物质损失之外，我国代表团还严重地关注导弹的使用问题。确实，我国代表团认为，它不仅构成一个危险的先例，在每个人脑中造成混乱，而且这种事态的新发展对这个分区域内的安全形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这一局势是严重的，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立场。安理会要这样做，就必须以全球的观点看待这一局势，因为这一危机席卷了整个中美洲。

我国在整个拉丁美洲危机局势问题上一贯坚持，并将继续坚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一直坚定地为巩固他们的国家独立和充分行使主权而斗争着的拉丁美洲人民应当而且也一定要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然而事实上，他们被剥夺了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致使整个中美洲出现紧张局势，成为国际上的重大忧虑之一。

面对着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便寻求一个经过谈判达成的政治解决办法。如果没有对这个分区域内各国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这些努力现在想必已经取得成果了。

布尔基纳法索承诺，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它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它唾弃并坚定地谴责在国家间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对尼加拉瓜施加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它们除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区域战争的危险之外，还破坏了孔塔多拉国家集团为就区域问题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而形成的必要对话。此外，它们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动摇尼加拉瓜，镇压这个作为联合国和不结盟国家运动成员国的小国，经过民主选择而产生的革命政权。因此，我愿再次申明，我国积极声援尼加拉瓜反对这种压力和压迫的斗争。

现在已经到了停止威胁尼加拉瓜的时候了；现在到了停止敌对行动，停止资助雇佣集团的时候了。让我们在此共同重申对尼加拉瓜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声援。让我们共同明确地重申各国自由地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坚持明确符合本国

人民利益的国际关系的不可剥夺权利。不容许直接或间接地颠覆或恫吓，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威胁。

我相信，我这样说表达了尼加拉瓜的愿望，表达了国家对安全理事会的正当希望。我坚信，每一个成员国通过做出这样的承诺，就不仅仅有利于尼加拉瓜，而且有利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奥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听了这几天安理会的一些发言，尤其是听了尼加拉瓜、古巴和津巴布韦的发言，我尽力追思着，究竟我们是为什么才聚集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声嘶力竭地为马拿瓜政权辩护的几国，尤其是越南、古巴和伊朗，都是最近成立的——很遗憾，也是最糟糕的——国际组织中一些创始成员。这个组织的名称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而是难民输出国组织。

这些国家，同尼加拉瓜一样，试图镇压一切形式的国内反对势力，剥夺其人民最基本的民主选举自由，而我们许多人却认为这些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毫不奇怪，这些国家的人民就同尼加拉瓜人一样，用自己的脚进行选举，逃离了自己的国家。

这些程序的起源已多少丧失在尼加拉瓜政府的阴谋活动之中。它再次力图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借口，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其在孔塔多拉进程中进行认真谈判的义务上转移开去。这一进程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采取有意义的措施，以便在尼加拉瓜实现民族和解。通过对话实行民主和解是孔塔多拉进程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促进区域和平解决方法。中美洲的五个国家都接受这一原则。

尼加拉瓜说，它不作任何修改就接受孔塔多拉文件。该文件有一节的标题为“对民族和解的承诺”。这些承诺之一是，正在经历动乱的国家有义务建立机构，

以同反对集团举行对话。这些协议还规定，各方的承诺“具有法律性质，因而也具有约束力。”（S/16775, Annex, 第28页）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中美洲有安全问题忧虑的并非尼加拉瓜一国。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正当的忧虑，在全面的地区性协议中必须考虑到这些由于尼加拉瓜对其邻国的侵略及其破坏稳定的军事扩充而造成的忧虑。透过这种模糊的情形，我们会集一堂，似乎是为了审议12月2日尼加拉瓜民主反对派对马拿瓜军队的一架直升飞机发射导弹的问题。

尼加拉瓜代表12月10日企图散布错误的说法，即美国向尼加拉瓜抵抗力量提供了SAM-7型导弹。为了使尼加拉瓜代表团放心，我重申沃尔特大使在那次会议上所说的话：美国没有向尼加拉瓜抵抗力量提供这类武器。

这并非我们第一次表明自己的立场。12月6日，国务院的一位代表告诉尼加拉瓜驻华盛顿的代办，美国坚决拒绝接受尼加拉瓜关于美国应对这次导弹袭击负责的指控。

我们在12月10日的发言中已强调，在尼加拉瓜正进行着战争。这是一场由现政权对其人民发动的战争。要想结束这场战争，马拿瓜的统治者就应停止将国内反对出现反对其统治的问题归咎于外来力量，而应同自己的人民取得一致。

不论尼加拉瓜代表团或其他代表团说多少歪曲事实的话，国际社会依然知道：马拿瓜拒绝同自己的人民进行对话仍旧是尼加拉瓜悲剧的核心所在。要想和平地解决这一冲突，马拿瓜政权必须接受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1985年3月提出的建议，即进行教会斡旋的对话，实行停火并中止紧急状态。马拿瓜的军人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对其人民及邻国就越有利。

主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要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旁就座并发言。

拉贾伊·霍拉桑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认为，这正是重申“我们全体寻求上帝的庇护，反对该咀咒的撒旦”这句名言的适当场合。

我就是不能理解，尊重的美国代表说起我国所发生的事情，又怎么能用它来为他的政府在尼加拉瓜的罪行辩解。 我们对我国人民所做的事有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这当然与他无关。 如果他要回答在此提出的，如此众多的对美国对尼加拉瓜所采取的行动和态度的质疑，提出我国的事务就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我在讲话中所说的非常简单。 我仅仅想要提醒国际组织，这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注意，美国并不承认国际法院的裁决，而我已做了解释。 我认为，即使它要到那儿去，它事先就知道其论据是一钱不值的。

这是事实。 如果它能使国际法院的权威信服，你认为它还会呆在这儿，并因此而让人攻击吗？ 当然，它会采取某些行动。

第二，我认为有人如此评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内政，真是大言不惭。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输出难民，相反的我们接纳难民。 我感到骄傲地说，我们起码已接纳了二百万阿富汗难民，我们接纳了五十万伊拉克难民，我们一直在照顾因受战争创伤的二百五十万人民，因为这些人的房屋和财产均遭破坏，他们必须被看成难民。

我认为，指责我们输出难民的说法是太过分了，应该在作这种指责前更认真地思考一下才行。

我还愿指出这方面的另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收容了从伊朗来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但不一定是难民，这些人偷走了我们大量的财产，他们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许多代表或许已看过电视上放映伊朗前国王在美国所享有的奢侈的住所及安全措施。 伊朗前国王的妻子在伊朗是众所周知，我们知道她从其父亲手中接受

了多少遗产，我们也知道她正在美国享受的财产是从伊朗人民手中偷来的，对此，美国代表却假惺惺地作了表示。

我们认为窃走我国价值四亿美元的霍贾布尔·瓦兹达尼是这个国家的难民，他也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但并不仅仅只有他一人得到这种支持，我们认为若美国不指责我国，这对它本身也有利，如果你要有安全感的话，那就应该只谈尼加拉瓜问题，否则，有许多事都是可以揭露出来的。

事实上，关于尼加拉瓜问题的实质，我认为每个人都了解我已提到的事实。我们认为如果孔塔多拉集团无法取得进展，那么，我们应感谢美国政府。如果尼加拉瓜人民正在遇到种种障碍，各种经济限制和军事威胁，我们仍应感谢美国政府，如果导弹将尼加拉瓜为了防御目的而购置的直升飞机击落，我们还得感谢美国，如果反革命分子给尼加拉瓜政府制造麻烦，我们必须欣赏美国在这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如果索摩查分子所得到的工资极高，甚至高于尼加拉瓜政府的正规官员，那么我们也得感谢美国政府。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回到本国去，清楚了解一下情况，它应先了解清楚自己的情况，再了解伊朗的情况。

主席：尼加拉瓜代表愿行使答辨权，我请他发言。

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我愿再次指出，我国代表团在被迫来到安理会谴责美国侵略时，已多次声明，美国代表团有一种倾向，而且已成为一种惯例，那就是利用提及其它国家或其它地区的办法，或利用提及专属我国政府内政问题的途径，来歪曲我国代表团来到安理会的动机，所以，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将不谈他在今天或几天前所作的断言。

但是，我们将简单地提及，我们已完全相信，世界上的难民很少来美国，因为历史已表明，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敌人。我们要么杀害他们，要么就象对待印

地安人一样，将他们安置在保留地或象对待黑人一样将他们安置在集中居住区，而尼加拉瓜是不这么做的。

我们也愿指出，美国代表在我们这个重要的机构，——我们这个机构理应受到尊重，因为国际社会赋予了它以重要的任务——一直矢口不谈美国政府无意于从未企图或未曾采取行动来推翻尼加拉瓜合法组成的政府；他也矢口不谈美国政府是反革命分子的后台；也不谈它利用中美洲各国的领土来推翻我国政府。

我记得在某个场合，我曾对柯克帕特里克大使说过，她在那个场合上之所以说出那样的话是因为她对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恐怖主义行为一无所知。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行为一再出现，我只能说她不会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所面临的是以恐怖主义的行为推翻合法成立的尼加拉瓜政府的，在这方面，我不想多说了，因为国际社会十分了解这些企图正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着，并十分了解怎样使这些资金获得美国国会是怎样批准这些资金的。

我们认为安理会这次讨论尼加拉瓜提出的控诉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我们认为我们大家都应当承担起责任，防患于未然，审议今后可能会出现局势，以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愿向安理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侵略我国，我国将保证继续要求安理会成员保持耐心，继续要求安理会开会审议紧张局势的逐步升级和对我国的侵略问题。对尼加拉瓜来说，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不一样，一个尼加拉瓜公民的死亡或美国中央情报局恐怖主义份子制造一次谋杀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鉴于该地区目前的局势，这类事件引起的一些因素有可能导致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一次这类事件。

只有美国停止侵略，我们才能不再要求安理会开会。如果没有美国的侵略，我们不会被追求助这个庄严的机构，要求召开会议控诉侵犯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这种行为一直持续不断，是由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一手制造的。

同时，我还愿在此感谢所有在辩论中发言坚决捍卫法制、尊重国际司法秩序、捍卫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的代表团。除了美国和其他个别一两个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坚决、明确地表示了它们对我们地区局势的关切，对尼加拉瓜不断遭受侵略的关切，表达了它们对我国的支持；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对他们的深深的谢意。

我们对中美洲的紧张局势的升级深为关切。我们就中央情报局向雇佣军提供SAM-7型和其他型号的导弹一事向这个重要的机构提出控诉，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影响该地区民用航运，而且有可能使已经严重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增加进一步升级成为整个中美洲地区一场大灾难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种忧虑能够被消除，希望和平能变成现实。

不幸的是，美国代表的发言使我们看到地区的未来——在中美洲协商解决的可能性上，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未来。

我们认为美国及中美洲国家必须放弃高谈阔论，努力防止美国不断的侵略行为变为不断的企图推翻我国政府的行为，这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我们必须为可能的解决方案奠定坚实的基础，以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中美洲当前的冲突以及对我国不断进行侵略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热爱和平、我们渴望和平，我们需要和平。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接受武器的力量强加给我们的和平。我们绝不会象美国总统宣称的那样让步妥协，对这点，他不应有丝毫的怀疑。正如我们在过去已经说过的，我愿在此重复，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希望中美洲成为一个和平区，一个中立区，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影响，没有任何外国军事存在。我们随时准备并致力于实现所有军事基地和训练中心撤出它们有可能存在的任何一个中美洲国家；我们随时准备看到不再有外国军队的演习，不再有军队从中美洲的水面或陆地上过境或通过；我们随时准备看到不再有任何军事顾问在任何一个中美洲国家出现，我们深信这是

实现中美洲和平的唯一途径。当中美洲象我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和平区、中立区、没有任何外国军事存在，尼加拉瓜在这个庄严的机构重申它将致力于把它变成现实。

我还愿在安理会重申在美国停止侵略之前，我们绝不会同意放下武器。我们随时准备为了捍卫自己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且我们将为此争取得到各种必要的手段。当美国停止侵略时，我们也就会放下武器。我们希望中美洲国家由于我们历史悠久的兄弟情谊能够理解我们。我们认为唯一阻碍这种理解的就是美国——我只能这样称呼它——美国不愿让我们中美洲人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当他们停止侵略，停止恐怖主义行为时，中美洲就会出现真正的和平，将会成为一个中立区，那时，所有中美洲国家将能够放下武器，因为那时不光是尼加拉瓜而且所有中美洲国家都实现了安全；而在此之前，是绝不能放下武器的。

主席：安理会到此结束对该议程项目目前这个阶段的审议。

会议于下午6：10分散会